DOI:10.16477/j.cnki.issn1674-2311.2026.04.004

根脉之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成为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

■周光礼

摘 要: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建设教育强国与增强文化自信的战略诉求。探究“以文化人”的本质规定性,能够深刻揭示教育的政治属性与文化属性的内在统一逻辑,阐明教育的价值观传递过程即是政治目标的实现过程。“两个结合”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方法论基石,这必将有效打破西方教育学话语垄断,确立中国教育的文化主体性。在此基础上,“守正创新”构成了落实体系建构的具体路径: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源头活水”,提炼以“立德树人”为代表的标识性概念;跳出“以西释中”的窠臼,归纳扎根中国教育实践的原创性理论,最终实现传统教育智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个结合”;原创性理论

基金项目:2024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论述研究”(编号:24JZD003)。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11(2026)04-004-04

作者简介:周光礼,男,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评价研究中心主任,吴玉章讲席教授(北京 100872)。

教育是强国建设之基、民族复兴之基。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内在要求,也是增强文化自信、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战略需要。习近平文化思想为这一重大命题提供了方法论指引。本文从“以文化人”的本质规定性出发,阐明教育的政治属性与文化属性的内在关联,进而阐述“两个结合”的方法论意义,最后探讨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具体路径。

一、以文化人:教育的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内在关联

教育是“以文化人”的事业,教育本质上是通过文化的力量来感化人、教化人、塑造人。《周易》云:“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句话深刻揭示了教育的本质。教育不是单纯的知识传递,而是通过文化的浸润实现人的精神世界的建构。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说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立德树人,而“德”的培育、“人”的塑造,离不开文化的滋养和价值观的引导。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教育作为一种“以文化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其过程始终伴随着特定价值观的传递和认同。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教育都承载着培养符合特定社会要求的人的使命。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一书中明确指出,不管是寡头政府还是民主政府的社会,“一种特定的政体要求实施一种与之相符的教育,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因为政体的维护就如原先政体的建立一样，通常要把这种政体的精神和特色表现出来”[1]。亚里士多德后来进一步揭示了任何时代的教育都是社会现状的盟友，君主政体有与之相符的教育，而共和政体也有与之相符的教育[2]。

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决定了教育的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具有内在的相关性。2024 年，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教育的三大属性：政治属性、人民属性和战略属性[3]。学界感到很疑惑，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没有提教育的文化属性。其实，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教育的文化属性和政治属性其实是一回事。教育的政治属性强调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属性根植于文化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本质。事实上，“以文化人”本身就是政治属性与文化属性相统一的过程。正是通过“化人”的文化实践，教育的政治目标得以实现；也正是通过价值的引领，文化的育人功能得以彰显。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这是将教育的政治属性提升到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培养什么人”关乎一个国家的教育目标。我们要培养的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决定了教育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怎样培养人”关乎教育的根本路径，我们强调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谁培养人”关乎教育的根本立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坚持“四为方针”，即教育必须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4]。这三个问题的统一，正是教育的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相互融合的集中体现。

教育的政治属性和文化属性的内在关联决定了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必须旗帜鲜明地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培养目标。这一知识体系的建构，既不能是对西方教育理论的简单移植，也不能是对传统教育思想的照搬照抄，而必须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

二、“两个结合”：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方法论基石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第一个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其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第二个结合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其核心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5]。应该说，第二个结合是对第一个结合的深化和拓展，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它不仅回答了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更好地扎根的问题，更解决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在新时代焕发生机的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两个结合”的思想为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一是“两个结合”打破了西方教育学话语的垄断，确立了以中国为方法、以中国为立场的研究范式；二是“两个结合”超越了“中西对立”“古今割裂”的二元思维，建立起古今贯通、中西互鉴的认知框架；三是“两个结合”赋予中国教育学以鲜明的文化主体性，使中国教育能够讲好自己的故事[6]。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既要抓住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更要守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中国教育学研究提供思维方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智慧，为中国教育学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内涵。二者如同大树之魂与根，共同支撑起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生长。

应该说，“两个结合”的方法论自觉，在中国教育学发展史上有着深厚的实践积淀。新中国成立之初，吴玉章、孟宪承、刘佛年等老一辈教育家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教育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动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体系。吴玉章担任中国人民大学首任校长，探索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论,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孟宪承致力于教育理论与教育史研究的中国化,主编的《中国古代教育文选》为中国特色教育理论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石。刘佛年主编的新中国第一本社会主义《教育学》,更是开创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原理运用于教育学的系统建构。他们的探索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的早期自觉。今天在建设教育强国的伟大征程中,需要我们赓续这一传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对中华五千多年教育思想宝库进行全面挖掘和创造性转化。从“有教无类”到“因材施教”,从“教学相长”到“知行合一”,这些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教育智慧,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激活和改造,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教育学的标识性概念。同时,要将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丰富经验,如“思政引领力”“素质教育”“教育家精神”等,归纳提炼为原创性理论。

三、守正创新: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路径

守正创新是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强调我们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时须考虑三个问题,即我们要坚守什么、我们要抛弃什么以及我们要改变什么。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关键是坚守优秀传统文化,归纳提炼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

1. 提炼标识性概念

标识性概念是建构中国特色教育学知识体系的主要抓手。《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指出,要“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自主知识体系”。归纳和提炼标识性概念是中国特色教育学知识体系建构的破题之举[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智慧,是提炼标识性概念的“富矿”。从“立德树人”到“仁爱之心”,从“有教无类”到“因材施教”,这些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概念,既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例如“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既继承了《左传》“三不朽”中“立德”的传统,又被赋予培养时代新人的时代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将这一传统概念提升至文化传承创新与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

2. 归纳原创性理论

标识性概念和原创性理论是紧密结合的,不能截然分开。应该说,标识性概念嵌入在原创性理论框架之中,原创性理论通过标识性概念得以表达。以标识性概念牵引原创性理论建构,必须做到三个突出。

一是突出以文化自觉破解“概念依附”,跳出“以西释中”的窠臼。中国教育学建构面临基本概念缺乏“中国性”“自主性”的内在困境。20世纪初,西方教育学概念被完全照搬到中国现代学科体系之中,造成了教育学学科发展的依附传统。破解这一难题,需要回到建构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唯有通过标识性概念的“守正创新”,才能构建一个自主知识体系。

二是突出以古今贯通实现传统转化,让“教学相长”“知行合一”等传统教育智慧成为当代教育理论的源头活水。孔子提出的“有教无类”,《学记》倡导的“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师说》主张的“传道授业解惑”等思想,今天仍广泛运用于教育实践中,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这些概念毕竟是古人的教育理念,今天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再阐释和再创新,使它们符合新时代教育发展的要求。

三是突出以实践为源不断生发,将中国教育改革的丰富经验提炼为标识性概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成功的教育经验,提出一些具有普遍性、学理性的教育理念,如“素质教育”“优质均衡”“课程思政”等,这些都是中国自主创造的教育学新知识。它们扎根中国教育实践,回应时代需求,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3. 坚守立德树人文明底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质上是一种“成人之学”,其核心关切正是立德树人问题。从孔子的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修己安人”到《大学》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均强调以修身为本,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最终达到德配天地的境界,将个体的人生理想与家国天下情怀结合在一起。

这正是中国教育学区别于西方教育学的文明底色——教育不仅是知识传递,更是价值引领和生命成全。新时代“以文化人”的底层逻辑,根植于中华文明的精神根系和深层结构,体现为三重文化形态的系统整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继承“仁者爱人”“天下为公”“知行合一”“立德树人”等传统文化思想精髓;以革命文化为血脉,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导向,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总之,建构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是时代赋予中国教育学人的历史使命。“以文化人”揭示了教育的政治属性与文化属性的内在统一,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根本遵循;“两个结合”提供了方法论基石,指明马克思主义“魂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的有机融合之道;“守正创新”落实到标识性概念的提炼与原创性理论的归纳,使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具有了可操作的路径。

参考文献

[1]布鲁巴克. 教育问题史[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622.

[2]布鲁巴克. 教育问题史[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2:625.

[3]周光礼. 以评价改革推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J]. 教育研究,2024,45(12):13-22.

[4]中国教育:砥砺奋进70年[J]. 旗帜,2019(12):40-42.

[5]赵剑英. 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发展逻辑[J]. 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11):1-16,151.

[6]冯建军. 中国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及其自觉建构[J]. 高等教育研究,2023,44(6):1-10.

[7]孙元涛,陈港. 标识性概念与中国特色教育学知识体系建构:以“位育”为中心的考察[J]. 教育科学研究,2025(6):20-26.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Wellspring of Chinese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Zhou Guangli

Abstract: Constructing a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pedagogy is a strategic requirement for building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and enhancing cultural confidence. Exploring the intrinsic nature of “cultivating people through culture” profoundly reveals the inherent unifying logic between th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attributes of education, clarifying that the transmission of educational values is inherently the realization of political goals. The “Two Integrations”, particularly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asic tenets of Marxism with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constitutes the methodological cornerstone for constructing Chinese educational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It will effectively break the discourse monopoly of Western pedagogy and establish the cultural subjectivity of Chinese education. On this basis, “upholding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breaking new ground” constitutes the concrete path for system construction: delving into “the wellspring” of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o refine iconic concepts represented by “inculcating moral integrity and cultivating individuals”; breaking free from the paradigm of “interpreting China through a Western lens”; and inductively generating original theories rooted in China's educational practice, ultimately achiev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al wisdom.

Keywords: education; autonomous knowledge system;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Two Integrations”; original theory

责任编辑:水　木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教育学人



周光礼

周光礼，男，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评价研究中心主任，二级教授，吴玉章讲席教授，入选国家高层次人才计划特聘教授。兼任国家教材委员会（专家）委员、教育部教育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国家一级学会）会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高等教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评价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副理事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发展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主编。主要从事高等教育政策与管理、大学发展与评价研究。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北京大学教育评论》《中国高教研究》等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200余篇，出版学术专著合著20余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等国家级省部级以上课题20余项，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3次）、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等国家级省部级以上奖励10余项。



陈洪捷

陈洪捷，男，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现为宁波大学包玉刚杰出教授，宁波大学地方高水平大学发展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研究生教育研究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科技大学中德工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长期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研究领域包括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生教育理论与政策、高等教育国际化及德国高等教育、蔡元培研究等。著有《德国古典大学观及其对中国大学的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博士质量：概念、评价与趋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概念与文化：德国高等教育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24）。

两次荣获北京市第八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2004，2012）、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2012）、第四届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2012）、第八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2020）等。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